

挪威：如梦之梦

2016-03-16 14:16:15

距离最初抵达挪威那天已经整整一年了。从游学欧洲到回上海实习、写论文、找工作，现在又在南京开始了新工作的实习，这一年“迁徙”之频繁、生活之动荡超乎自己的想象。半年交流时光，走过了十三个国家二十多个城市，最长的一趟旅行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南下到里斯本，凭着一双运动鞋和一个登山包十九天步履不停，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心愿很多，时间却有限，在那些以“游客”身份匆匆游览而过城市里，固然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然而终究是浮光掠影，有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真正浸润入心，让我感到亲切、感动并且深深眷恋的地方唯有奥斯陆，或者说挪威。尽管在那里我仍是一个“异乡人”，尽管回忆的美化作用无可否认，我依然觉得在那儿真切地生活过，对那段和自然相交融的日子，那段实际上非常珍贵、并非日常的“日常生活”无限怀念。奥斯陆是北欧三国中人口密度最低的首都，清新的空气和空旷干净的街道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在挪威语中，“奥斯陆”意为“神的草地”。在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75%的城市，住在一个坐落于山坡、窗外就是大草坪的宿舍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和国内大学的住宿系统不同，挪威的大学宿舍群落分布在城市各处，供市内大学生自由选择，我们这一层宿舍里就既有我所在的奥斯陆大学的在校生、交换生，也有其它学校的学生，国别、性别亦是混搭，十分多元。从山坡往下走的路上可以眺望到海，坐一刻钟地铁就能到达Sognsvann，一个有着大片森林，森林又环抱着湖泊的地方。冬季的Sognsvann是个完美的天然滑雪场，很多人会带着孩子和狗一起过来滑雪。有的小孩特别小，走路还歪歪扭扭呢，就穿着荧光小背心踏上滑雪板了，可见这项“国民运动”在挪威人气之高。在学校为国际交换生准备的各种参观体验活动中，滑雪课程也相当火爆（除了要过夜的Cabin Trip外，所有活动都是免费的，但需要提前在网上报名），包括一节理论课、一节现场教学课，我们学会根据不同气温和雪的不同质地选择产品给滑雪板上蜡，学会“八”字刹车理论和“V”字上坡理论，然后乐此不疲地爬坡、俯冲、摔倒在雪中，听自己的尖叫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挪威的冬季是赏雪、滑雪的最佳时机，也是天空最美的季节。在白天，天色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纯净、极致的蓝，在不同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饱和度，有时深邃，有时热烈。最震撼的是日出和日落时分，天空变得无比绚烂，甚至带有魔幻的色彩。蒙克《呐喊》中的天空，就这样直陈眼前，原来这竟并非画家的想象？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我和丹婷、怡汀除了感叹“绝美”两字都不知道再说什么，拿起相机一顿猛拍，生怕它下一秒就消失。从此以后，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看日出，傍晚在厨房一边切菜一边欣赏阳台外的日落成为日常的习惯，往返学校、宿舍、体育馆的途中也总是被天空迷住，直到昼越来越长，我们的作息再也跟不上太阳的节奏。春天万物复苏，人们的户外活动也开始变多。宿舍楼下的草坪变成了聚会的场所，天气好的时候总有人围坐在一起BBQ，放着音乐喝着果汁；有一次我好奇地探头望去，下面的人就立刻招呼我加入他们。按照挪威法律的规定，在公共场所喝酒是违法的，而挪威人又特别爱喝酒，只能在家里过瘾。但是在其它更多方面，挪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自由、平等和宽容。在奥斯陆这个人口稀少的城市，我只见过两次人潮涌动的情形，一次是国庆游行，还有一次是LGBT大游行。5月17日挪威国庆节当天，我上街感受节日氛围，看到很多挪威人穿上传统服饰挥舞着国旗游行，而挪威王室成员则在王宫的楼上向人群挥手致意。后来听朋友说，王妃出身平民，离异后带着前夫的孩子嫁入王室，挪威人民生怕这个孩子孤单，还纷纷给他写卡片寄礼物，真是暖心的细节。一方面是性解放、婚姻自由，一方面是男女平等，我们在挪威语初级课本中就接触到了“父亲产假”这一专门的词语，公园中也时常可以看见悠闲地推着婴儿车散步的男人，此种情形，不知道国内何时才能实现。与挪威语老师的缘分也很奇妙。因为我们三个中国女孩的名字拼音很相近，他总是分不清谁是谁，或许是怀着一点点歉意，或许是对我们印象深刻，他在考试结束后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品尝自制的华夫饼。华夫饼当然很好吃，配上挪威独有的brown cheese（这种奶酪在别处还真没见过，有机会去挪威一定不要错过！）更是风味绝伦，但听到好故事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华夫饼对味蕾的冲击。这位教我们说“你好”“再见”的挪威语老师竟然是个文学家，同时也是挪威作协的主席。当时我们在桌上看到一张合影，好奇地问了句合影中的另一个人是谁，或许是听到“特朗斯特罗姆”这个回答时异口同声的惊叹开启了对话的闸门，他开始回忆往事，谈年轻时写诗的经历，给我们看他已经出版的六七部小说。看到书脊上“Geir Pollen”这个名字时，我感觉又重新认识了一遍我的老师。他喜欢卡夫卡、贝克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始终关心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即使是在挪威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人们也在为生存的意义焦虑），正在写作的最新一部小说则以十年前在河北遇到的一个常年住酒店而没有家的中国富豪为主角原型。晚饭后我们一起在附近散步，从小生长在森林边的他对鸟类有特殊的爱好和研究，时不时教我们辨识，还生动地模仿它们的叫声。我们在城市的街道中漫游，听他介绍各种建筑的历史：这是一家古老的罐头厂、这儿曾经是一家孤儿院、这就是当年易卜生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如果没有他，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那个十一点还亮如白昼的夜晚，在我脑海中可媲美《午夜巴黎》中的奇遇。离开挪威前的某一个周末，和玩得最好的几个伙伴登了一座山。此举颇有仪式感，似乎是在用最Norwegian的方式来纪念与告别。那座山就在奥斯陆附近，没有什么名气（大概只有本地人才知道吧），我们在七八个小时的徒步期间只遇到过一对夫妇，有种承包了整座山的快感。从山脚的溪水、山腰的瀑布到山顶的冰湖和雪原，一路的风景不输任何一个景点。边走边看，探索中也处处有惊喜，黄色的蜘蛛、巨大的蚁洞、粉色未成熟的野生蓝莓都是前所未见。到了山顶，同行的挪威小哥说，挪威人登山都会搭个stoneman作为纪念，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搭了一个，不知如今是否安在？再说一说极光和峡湾吧，挪威北部的极光和西部的峡湾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旅游名片。我的极光之旅一波三折，先是因为脚蹩扭伤改签了机票（挪威冬天结冰的路面非常危险，一定要穿上防滑脚掌），出行前几天挪威航空又闹罢工（此类事件在西方很常见，后来我们在柏林又遇到了铁路罢工），所幸最终还是顺利成行，看到舞动的极光时感到一切都值了。即使没有看到极光，夜空中闪耀的满天繁星也一样能让你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对神秘的大自然心生敬畏。挪威西部是民间传说中山妖精的故乡，破碎的海岸线造就了各个面貌峡湾，地形复杂多样，天气亦很多变；但是无论风雨阴晴，峡湾都美得大气磅礴。我们在吕瑟峡湾布道岩的悬崖边俯身看探，在埃德峡湾听瀑布的交响，在松恩峡湾与海鸥相伴而行……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去峡湾，我一定要挑战比布道岩更为险峻的奇迹石和“恶魔之舌”。对于户外、摄影、运动爱好者来说，挪威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天堂。即使在奥斯陆的市中心，来往的人也多是一身运动休闲装扮，这在外国人眼里可能一点都不时尚（丹麦哥本哈根市区的人就比奥斯陆“潮”很多），但这在挪威人看来就是时尚。走在街上常能遇到穿戴着紧身衣和头盔骑着竞速自行车的男人女人们飞驰而过，清洁能源的汽车如特斯拉之类也受到政府鼓励，配有多处免费的充电点。撇开这背后的高税收和高物价不谈，这种简约、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非常契合我的心意。在挪威的最后几天里，我和朋友们几乎每天都会去Sognsvann绕湖散步，冬天在这滑雪的挪威人现在都在这儿跑步呢。见过了银装素裹，也见到了绿意葱茏，秋天的Sognsvann会是什么模样呢？虽然遗憾，也给未来留了个念想。